

## 列维纳斯(Levinas)论希特拉主义与欧洲的思想危机

作者：骆颖佳

(比较文学硕士，香港大学)

[繁体 PDF 档下载](#) | [简体 PDF 档下载](#) | [观看简体 html 档](#)

[版权声明](#)

近年西方学术界对已故法国思想家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的伦理学(严格来说是后设伦理学)产生极大的兴趣，正当人人以为，后现代的解构理论(deconstruction)对西方的所谓逻各斯(Logos)规律，诸如理性定律、宇宙自然规律、道德规律、上帝等拆毁，并带来灾难性的虚无主义的恶果的同时，解构理论宗师德希达(Derrida)却指出，他的解构理论不是要步向道德虚无主义的深渊，反之它其实带有极强的伦理指向，当中受大他二十五岁的列维纳斯的启发不无关系。<sup>1</sup> 德希达的宣告，不仅令一班英美学者重新以伦理的目光再审视解构理论(其中以英国哲学家 Simon Critchley 及美国的天主教哲学家 John Caputo<sup>2</sup> 尤落力替德希达的解构伦理学进行辩释工作，Simon Critchley 的专著 *The Ethics of Deconstruction—Derrida & Levinas*，更是当中的经典之作)，更令一直在法国哲坛相当低调的列维纳斯(相对于同代的哲学明星如沙特、福柯、梅洛庞蒂而言)，立时成为新的焦点。

列维纳斯，这位被喻为当代思想界唯一的道德家，是一位生于一九〇五年俄罗斯立陶宛的犹太人，是虔诚的犹太教教徒，受犹太圣典《塔穆德》(Talmud)影响甚深，更着有《塔穆德》的释经书。一九二三年到法国留学，就读于史特拉斯堡大学，初次接触胡塞尔的现象学，立刻着迷，一九二七年遂到德国福莱堡大学上胡塞尔与海德格的课，后回到史特拉斯堡大学，以 *The Theory of Intuition in Husserl's Phenomenology* 为题取得博士学位，翌年于巴黎出版，据西蒙波娃在 *The Coming of Age* 一书忆述，沙特后来也是从这书开始认识现象学，并发现自己曾想说的，胡塞尔一早说过了。但据说，在一九六四年，列维纳斯因沙特拒拿诺贝尔奖，曾去信指出，他是唯一有权利去埃及说

---

<sup>1</sup> Derrida, "Violence and Metaphysics: An Essay on the Thought of Emmanuel Levinas" in *Derrida's Writing and Differ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另参刘国英, "他者的哲学---从沈宣仁先生的人格教育实践到解构论说的伦理意涵" 收在黎志添、刘国英、张灿辉(编), 《在求真的道路上, 贺沈宣仁教授七秩之庆》(香港: 中华书局, 2003)。

<sup>2</sup> John Caputo, *Deconstruction in a Nutshell: A Conversation with Jacques Derrida* (New York: Fordham U. Press, 1997) 及 *The Prayers and Tears of Jacques Derrida--- Religion without Relig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 Press, 1997)

服纳赛尔(Nasser)与以色列和解的人，但沙特收信后竟问，这个列维纳斯，他是谁？可见列维纳斯在当时法国哲坛的圈子处相当边缘的位置。<sup>3</sup>

一九三〇年，列维纳斯举家移居巴黎，一九三九年，纳粹德国入侵波兰，英法向德国宣战，列维纳斯作随军翻译，不幸被虏，送入俘虏营，由于不是集中营，故避过大屠杀的灾厄，但留在立陶宛的双亲则遭纳粹杀害。纳粹大屠杀成为列维纳斯日后孕育一己伦理学的重要反思场境。其实，早在一九三四年，即希特拉在德国冒升之年，列维纳斯早就看穿希特拉主义的暴力哲学基因，及其带来的欧洲思想危机，当时，他在法国天主教期刊 *Esprit* 撰写一篇名为“**Reflection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tlerism**”的短文<sup>4</sup>，指出，希特拉的种族主义其实是一种有违欧洲自由主义、基督教及犹太教人观的新哲学，而它的出现及被推崇，既象征着欧洲人一直相当自恃自傲的一套界定及维护人性的哲学传统正面临破产，也同时暴露了该传统对“人”的了解的不足。

列维纳斯指出，西方的人论受着希腊文化、犹太教、基督宗教及欧洲启蒙运动的自由传统启发，以自由作为理解人性命运与尊严的基础，并反对一切的命定主义(fatalism)。在犹太教与基督宗教，自由指一种自我批判与更新的能力，人有自由及能力摆脱自身环境，及过去的历史控制，而基督宗教更指出，人的灵魂能摆脱一切桎梏，从而获得新生。至于欧洲的自由传统，则基于对人的理性的认定与信心，相信人可自决一己的命运，所以未来是充满可能，因此，理性的人就是自由人。

但列维纳斯指出，这几种传统尤其是希腊传统、基督宗教与欧洲自由传统，对人的认识仍未够全面，特别对人的身体(body)，未有足够的重视，甚至忽视，如三者对身体都有负面的睇法，只强调整理性与精神的优先性，身体对一己来说，只是一外在于我的理性或精神以外的陌生客体，且它是次一等，并需要克服的。但列维纳斯指出，从现象学的角度出发，先于人的理性认知经验，往往是一种身体的感官经验。身体控制着我的心理生活、气质及活动。他以现象学的还原方法(梅洛庞蒂(Merleau Ponty)指出，现象学的任务是要揭示(unveiling)任何先于科学理论过滤的人类原初生存经验 (<pre-theoretical layer of human experience upon which the theoretical attitude of the scientific conception of the world is based ><sup>5</sup>)指出，当人因意外面对危险与死亡的时候，他只会感到将有事威胁自己整个身体，根本没有自我与身体的二分对立感，他的恐惧感提醒他，身体是他的一部分。但列维纳斯指出，西方传统却将身体与自我对立，这种二元论(dualism)令西方哲学误入歧途，不知道与身体合一的我，才是哲学反思的真正起点，也是人的原整基础。但更糟糕的是，因着西方传统长期对身体的遗忘，最终为希特拉主义有机可乘，借着一种结连于身体的种族主义权力哲学，替其灭犹的暴政找到“合法”的基础。

---

<sup>3</sup>见 Jill Robbins(ed.), *Is it Righteous To Be ? --- Interviews with Emmanuel Levinas* (Stanford: Stanford U. Press, 2002), p.42-43.

<sup>4</sup>英译收在 *Critical Inquiry* 17 (Autumn 1990) 62-71.另参 Robert John Sheffler Manning, *Beyond Ethics to Justice Through Levinas and Derrida: The Legacy of Levinas* (Illinois: Franciscan Press, 2001), p.8-23.

<sup>5</sup> Cf. Simon Crichtley, *Continental Philosoph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 Press, 2001), p.113.

列维纳斯指出，希特拉主义以一种历史命定的生物性人观(biological concept of man)，取代西方以理性与灵魂塑造，可摆脱历史桎梏的自由人观，当中，人的生物性、血缘性压倒性地构成自我核心处的精神基础(the very heart of the spiritual essence of the self)。人已别无自由去选择，甚至批判自己身体之所属，如种族、血缘，人唯一可做是接受这种命定的生物性结连。此外，国家与社会也以生物性作界定，它不再奠基在空泛的平等、尊严等观念上，而是有血有肉的种族关系上。列维纳斯又道，西方过去崇尚抽象理性与灵魂，兼抽离世界的人观，让人太过自由地可随意拒绝或选择任何可委身的传统与真理，最终弄至人的身体漂泊无依，什么都不想委身，也缺乏对任何精神价值的认信与创造。

希特拉主义提供的“理想德国”(the Germanic ideal)正好满足了欧洲人这方面的渴求，它让德国人从一己血缘、地域及种族处，得到一种诚恳(sincere)及真实(authentic)的感觉，那是一种命定的血缘关系，不能拒绝，俨如绝对的真理，要投入委身。希特拉主义中的种族主义便是受这种命定的生物性人观所驱动，而其中还有一种神秘力量(force)在推动着种族主义的扩张，令当时德国人深信要将这种神秘的血缘力量扩张，将非德国人的他者(other)，即犹太人，消灭及征服，好建立一主人与奴仆的极权世界。当然，列维纳斯指出，这也与德国人重新发现尼采的权力意志哲学不无关系，因尼采哲学隐含了战争与征服，令他们深信德国人是命定要臣服于这种要作为超人而非奴仆的权力哲学里。

列维纳斯这篇短文不仅分析了希特拉主义得势的原因，他还深刻地藉此批判西方的哲学人论长期忽视身体所带来的恶果，让希特拉主义这类诉诸血缘、民族情感的种族主义身体哲学得逞。正如 Robert John Sheffler Manning 指出<sup>6</sup>，列维纳斯此文是要西方知识分子重新考虑一种新的、建基在身体经验、及一种以他者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为基础的人观，好抗衡希特拉主义这类以权力自我为本的暴力种族主义哲学，而该文也打开了列维纳斯日后在 *Totality and Infinity* 有关“他者面容”(face)、“他者无限性”(infinity)等伦理现象学的讨论。

基督教在线中文资源中心(OCCR)版权所有©2003

OCCR 鸣谢文章原作者允许在网上发表本文。

读者可免费下載本文作个人或小组阅读及研究，唯必须全文下载，包括本版权声明，并在引用时声明出处。引用方法及中文文章版权详情及来源可参

<http://occr.christiantimes.org.hk/introduction/citationandcopyrights.htm>。

本文网址 [http://occr.christiantimes.org.hk/art\\_0054.htm](http://occr.christiantimes.org.hk/art_0054.htm)

OCCR 网址 <http://occr.christiantimes.org.hk/>

[繁体 PDF 档下载](#) | [简体 PDF 档下载](#) | [观看简体 html 檔](#)

---

<sup>6</sup>见 Robert John Sheffler Manning, *Beyond Ethics to Justice Through Levinas and Derrida: The Legacy of Levinas* (Illinois: Franciscan Press, 2001), p.20-23.